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夷堅志戊卷

六至十

詳校官中書

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

臣崔鶴立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戊卷六

宋 洪邁 撰

青田富室

處州青田縣嘗有水患盡浸民廬富室某氏素蓄數船於江岸一家畢登避於高處既免而生生之具毫毛未能將方擬回船裝取望水勢益長一邑之人皆騎屋叫呼哭聲震野富翁曰吾家貲物失之容可復有豈宜視

人入魚腹置而不問哉即分命子弟各部一艘自下及
高以次救載并其所挈囊篋聽以自隨至則又往凡往
來十餘返毋慮千人悉脫沉溺之禍明日水退邑屋無
一存但莽莽成大沙磧富翁所居沙突如堆阜遣僕并
力輦棄則一區之宅儼然不動什器箱篋安堵如初唯
書策衣衾稍沾濕而已是時翁之子就學於永嘉聞難
亟歸已而復至言其事如此惜不得翁姓名有陰德者
必獲天報人獨未知之耳

天台士子

淳熙初台州城外兩江水因雨大漲涌幾冒郭門民死於洪流者不可計士子某居城中而田在黃巖水未起之前棹小舟往取穀所載四十籬籬容穀一斛纔出溪口濤波如山人乍浮乍沉相望不絕士子維舟高岸遇漂至側者欲救之而舟力不能勝於是每載一人則擲棄一籬穀頃刻之間登者五十輩而穀盡矣乃與之還城時尤延之袞為郡守歎賞其仁即治盛具延請而餉

以百千錢處和觀文又畀以門客恩澤遂補登仕郎同
時有巨室一處女其家既沒獨坐於浴斛泛泛垂死逢
漁艇過其傍呼之曰我是某坊某家女能活我當以臂
間兩金纏謝汝漁人載之至則無歸矣女悲哭幾絕解
纏付之辭曰娘子家計蕩空留此物自贍我不忍取也
捨之而去漁人之賢若此使遇惡徒將弃金而投諸江
豈復有活理也延之恨不得其人姓氏云

陳使君

乾道五年福州長溪大火邑士陳使君者居鄉與人和同而賦性剛介火將逼其居隣黨相率請避陳曰吾平生未嘗有一毫之私今天降災必不肯及我堅坐不動但焚香於庭朝服而禱曰此屋皆清俸之餘所建神火其監之須臾四向皆為煨燼唯陳一區獨存此事甚似志丙所載李綬觀家祝火也

黃師憲禱梨山

紹興戊午黃師憲自莆田赴省試初與里中陳應求約

同行以事未辦集後數日乃登塗過建安詣梨山李侯
廟謁夢夢神告曰不必吾有言只見陳俊卿他所說者
是已黃至臨安方與陳會即詢其得失陳蓋未嘗至彼
廟也辭以不能知黃道之不已陳怒大聲咄曰師憲做
第一人俊卿居其次足矣黃喜其與夢合乃以告之暨
揭榜如其說

太歲堂

姑蘇張比部家極富盛名園甲第冠於二浙崇寧間於

後圃起華堂前鑿大池取其土以築堂陟掘地數尺得
一蛇細財如著然蟠結穹隆其長不可勝計比部之子
實主此役畧不以物恠介抱命僕夫斷為數百截而輦
去之凡運致十八九擔而後盡時人謂張子凶於祔崇
戲目其堂為太歲堂然亦亡恙後遭罹兵禍始蕩為丘
墟王順伯祖母南劍夫人正張氏女云

能仁長老

永福縣能仁長老用常住錢買祠部牒度其弟子一人

為僧紹興二年長老死於寺明年所度僧往他刹正見一犢生腹背間隱出其師名曉然可認乃請於彼處主首買之歸生瘞之俄而別牛又生犢腹字正同復買瘞如前未幾近村田家牛得犢亦有數字僧試往視宛然與已瘞兩者等始驗其業報當爾遂置不問

香屯渡小童

德興香屯有野渡舟人艤岸一小童奴與錢五十求載舟人訝其多童曰我得怒於主公遁逃而至懼其亦過

此相追捕幸容我伏於板下以避之舟人許之少頃一村叟來纔登舟童即衝板出乃成巨蟒其長可丈五尺昂首徑齧叟喉叟急舉兩手扼其頸蟒不得搏噬但以身緊纏束之舟中人股栗相視或持長鉤斷蟒為四五始解散而人蟒俱斃矣此叟蓋為巫姓程氏里社呼為程法師尤善禁蛇積所殺不可勝計暮年頗敗其法故值冤報云張子理之弟南康稅官嘗從之傳法

余氏婢夢報勝

余玠卿監臨安稅院慶元元年七月婢慶奴夢兩人持黃旗扣門大呼曰來報省榜方以辭却之其一又曰正是本宅既寤以告玠卿玠二子儼倬在鄱陽俟秋試乃寄書歸言其事戒使淬勵學業以應夢兆已而皆不預選二年三月七日餘干士人史本凌晨訪之蓋去歲鄉舉者云本在貢闈作易義頗覺稱愜恐或叨竊名第常聞報榜者有剥脫人衣裘之患儻遭此撓旅舍遂無他衣可出願隱避於此玠卿許之次夕揭榜報人已知史

所在徑造余門史藏於堂不令見其面但犒之以錢乃止始驗曩昔婢夢且有本宅之語本中一等第七名為易經魁方二十許歲

三公神

鄂州城內三公廟其塑像鼎足而居不知為何神邦人事之甚謹紹興中從義郎左良為本州金口巡檢去郡三十里一日將晚似夢非夢見黃衫走卒立庭下稱三公喚良拒之曰吾職掌巡檢三公乃尊神何為見喚俄

又一卒至其言如前不得已隨之出偕行到大官府入門造堂遙望數人道袍裹帽而坐延良於末不交一談良起白之曰良承乏賤局奉命見呼敢問何事也中一人云無他事以此間失去一黃羅幔煩為根索良踟躕未及對又云其人見在岳家軍中良拜而退恍若夢覺明日謁岳少保具以神語告之勅軍吏詢究岳法制素嚴吏不敢緩果即時擒獲既壞其半矣岳驚異命誅盜而別製新幔送廟中良復夢來謝丁志所載婺州都監

即此人也其子輔慶元二年為南康縣稅官說此

胡十承務

揚州人胡十者其家頗足故有承務之稱紹興之末有五士人來見不通姓名不候主人出徑坐庭上胡即束帶延揖見談論稍異心以為疑一客起曰君勿用他疑我輩非世間人蓋所謂五顯公也知君能好客是以不由紹介而至願假借一室使得依棲暫為偃泊之地然亦當常致薄助以酬主禮胡甚喜之飲酒數杯指就閑

館舍少留晨夕加敬金帛之贈不求而獲相從越五月
適胡君生朝同入言曰溷君家已久誕辰甫臨願薦一庖
為壽是夜間鋪設之聲丁丁然旦而謁賀幕帟華新器
皿煥赫舉觴至於再三胡視酒器下皆鐫揚州公用字
驚寤良劇以為竊公家物必累我諸客已覺笑曰但放
心飲酒自當返諸元處酣適歌謔過三更乃散明日空
無一物俄自攜具就胡飲從容白曰我等盡力於君亦
不少願求此宅為廟庶幾人神不相淆雜君却於比近

別築第但用吾日前所餉足以辦集幸毋見拒胡曰此
吾三世所居詎可輕議擬擇山岡好處奉為營一祠且
任香火之責如何皆奮言不可出語益悖自是遂造崇
怪胡不能堪謀於姻舊將呼道士施法方歸及門五人
當道遮立曰聞欲招法師見治吾乃正神享國家血食
只欲宅屋建廟未為大過法師何為者哉雖漢天師復
出吾亦不畏胡益以愁撓而擾惑日甚他日入市值道
人行乞謂曰君面有憂色必遭鬼物所惱可從此直進

儻逢一小僧便祈之定能相救胡驚謝方擬扣其詳忽
不見行至田間果遇僧即致懇禱僧曰茲小事耳君姑
歸我暇日時自當往後數日胡正與五人語僧從外來
五人狼狽而竄曰胡承務害得我輩苦毒僧追叱之曰
這五箇畜生敢在此作過可捉押去旋失所在僧云是
皆凶賊向在淮河稔惡各已正國法極刑梟斬而彊魂
尚爾縱暴今既囚執屏除君家安矣猶恨走却一鬼徐
徐復出然不能害也胡喚妻子列拜且致厚謝僧不受

一錢便告別胡送之出門回見一鬼睚眦短氣鞠躬言
曰某等實非神以飢餓所驅遠投賢主人本自住得好
而兄弟不合妄有建廟之請遂觸怒譴適者和尚叫捉
時急竄匿於厠板下僅得免脫某亦不敢住只丐一飯
以濟枵腹先間和尚非凡僧乃宅中所供養佛耳胡即
設酒食與之食畢泣拜而去胡氏蓋事泗洲僧伽小像
者也

婺州兩會首

婺州鄉俗每以三月三日真武生辰闔郭共建黃籙醮禳災請福紹興元年富戶陳氏徐氏主其事陳作都首而徐副之自是頻歲供具甚整肅後三年陳生偶以家故頗侵用衆錢及期未有以償遂推徐代已徐諾之凡所應費出私財濟助無所惜而受雇傭書人憑舊奏章其列都首姓名或為徐或為陳兩人未嘗細視也迨升壇焚奏兩人俱戰栗不自持拱手相向若被束縛者人問之不答唯連聲叫稱苦苦在會男女數百並為亟拜

祈哀然莫知何以蒙譴俄一人為物所憑大言曰吾是
監齋使者恰來見奏章內或稱徐某或稱陳某顯有異
同誠為不敬三天門下不肯受接冒犯清律罪有所歸
衆哀拜不已良久乃云汝等用心至誠待我為白真君
做一道理少頃復言真君專為朝上蒼方便奏過已得
旨放罪不旋踵兩人蘇醒如初竟畢醮事

王法師

臨安涌金門裏王法師者平日奉行天心法為人主行

章醮戴星冠披法衣而非道士也民俗以其比真黃冠
費謝幾減三之一故多用之每使隣人李生書寫章奏
青詞慶元二年正月十五日一富家以上元令節邀建
保安醮李生從其朋輩先夕出遊觀燈飲酒食肉至是
亦不自言乘醉操筆字畫封緘皆不精緻醮方罷王夢
兩朱衣吏追攝至天官庭下天官盛服正坐侍從整肅
吏引王立於前俄而數武卒擒一囚至則李也天官赫
怒問曰此所奏青詞如何敢喫酒肉後書寫叱使溺坐

出其足訊荆杖百餘下然後呼問王責之如前王對曰
某但主持醺席行高功職事某某之過元不曾知喝令
且退一卒舉所執撾擣其心曰去悚然而醒覺心痛不
可耐未及與人語聞門外有呼聲甚切遣童詢之乃李
妻也曰丈夫忽得病危假請法師往救之王忍痛詣其
室李遙叩頭曰恰來某受訊杖無限苦楚君正見之必
不能久居於世今無復可言望以久預筆墨之故與三
千買棺王慘感應曰可李即死王自是心愈掣痛繼又

嘔血至四月末而亡

黃主簿畫眉鳥

黟縣黃祝紹先為鄱陽主簿慶元二年四月有偷兒入其室收拾衣衾分寘兩囊臨欲去黃氏育畫眉禽一頗馴黠解人語是夜一家熟睡禽忽躑躅雕籠中嗚呼不輟聞者以為遭猫搏噬遽起視之盜望見驚懼急走出遺其一囊黃亦覺遣僕追躡已失之矣一禽之微懷哺養之恩而知所報如此盖有愧焉

夷堅志戊戌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戊卷七

宋 洪邁 撰

邵武秋試

慶元元年邵武軍秋試進士其春秋義第一篇出題曰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會吳於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公至
自會考官懷安丞王遇得中選者兩卷而解額有限但

可取其一乃攜示同院甲之破題云用其謀於事之所不當為霸主將以為攘夷狄之計盡其力於勢之所不容緩霸主將以圖中國之安乙之辭曰率諸侯而與非其所與春秋既以始事為恥因諸侯而治非其當治春秋尤以終事為幸衆皆曰甲者詞意清快勝於次卷然不見公至自會之意當以是定去留可也於是寘乙於選中王為之累夕不懌因再讀乙對策其語有風流之所靡習俗之所咻喟然而作曰若用齊人傳楚大夫子

之事則自有正音捨是則當作去聲讀為犯廟諱乃黜
乙而取甲洎拆封造榜所謂乙者李閔祖也前舉嘗薦
送甲秦寧鄒應龍也先是鄒本名某以未試前乞夢於
大乾廣祐王廟夢屋內兩龍盤旋已騰上一龍越前而
出既覺遂更名次年省闈會稽莫子純首冠鄒居第二
以無廷試之故子純已有官不可先多士乃依據故事
升鄒為大魁鄒之前程如是科舉特假塗耳

信州營卒鄭超

信州威果營節級鄭超祇役郡府為人平直寡過慶元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夜半若夢中見一人衣幘如卒長自稱為祝太保持文引來追取着家保狀知管覺而得疾便困篤餌藥弗效越兩夕又夢一人姓張者同行到溪岸張向裏邊至高峻處奪超傘擠之入溪幸而墮平地延頸仰望見五騎相逐來皆下馬呼超曰如何攔在塢下其中姓毛者使超舉手為援之水泉近出即引上聚坐皆云汝却好箇人超謝曰對都使不敢坐蒙救得

殘命何以報恩俄有人來言一壯漢落水已浸死手內尚執傘超曰乃是欲見殺者渠那知身受其禍未及款曲而寤二十五夜五更後忽手足軟緩咽間急窄不能出聲但喘息僅屬一黃衫吏至云東岳第八司生死案喚汝超答言只願死亦不顧妻兒不生怨恨見已身卧床上指之曰早與他盡命莫教受苦黃衫曰我陰司取人不如此只是引將去如便與過了性命是違犯天條也駐留食頃引手撮其喉覺如火中取出新鍛鐵器淬

於水盆之聲且持索縛超超曰不須爾我決不竄走天涯海角也隨使者去其人曰於道理合如此遂行俄抵岳下第八司入至殿廷殿上唱云押到信州威果指揮鄭超超初離家時軀幹驟長大如寺門金剛自駭其異至是縮小才如茶托主者問汝在陽間看誦是何經典對曰常誦金剛經對甫罷金光涌出照耀上下若日光明四畔萬鬼衆擎拳稱好主者呼功德司官呈白公案而書判語於兩漆板令持示超大畧類篆書全不可曉

又唱云照鄭超應有作過愆罪並皆赦除顧追吏引趨
左方自朝至午主者再升殿又判展一紀半之年壽與
超曰吾乃東平忠靖王管人間生死案直正無私汝還
世說與人不妨超曰超到陽間必不敢說怕泄漏天機
主者曰但依直說勿妄言可也命押監門疎放既及門
兩官人分居左右裏幙頭衣綠袍各書空作字以口吹
入超身又取小紅合內藥撒其腹謂曰放汝自此歸便
喫得飲食凡閒野神鬼皆不敢輒侵犯原吏為解索出

門履級道數層一足踏虛而醒舉體冷如水妻子熟睡
呼語之曰聖王已放我回使妻以麥門冬水來飲一杯
覺芬香透頂旋索粥明日即平安超詳述所見為文散
揭諸門及邸店凡二千言撫其要於此

鐵索寺古墓

時俊為建康中軍統制紹興二十四年謀地造宅有術
士言南外落馬澗本軍教場傍鐵索寺之後山勢逶迤
盤屈風水絕佳正宜建大第俊用其說命工治地就高

坡上掘土且丈許得一古丘蓋數千年前墓也中無異物但空闊數丈石室猶存得人脛骨一節其長四尺鐵長劍六尺皆穿蝕成孔竅銅盂之大幾與盤等巨甕滿貯油既然大半一炬熒熒然為風吹滅室下梁栴盡白石疊砌累層一切如新俊悉輦出以為壓階所用銷劔為他兵又得器皿甚多皆石也俊匣其骨持示都帥王權權每出以示客識者謂此人蓋防風氏之支派也後六七年俊立采石之功厯池州兵帥江西副都總管官

至四廂承宣使又築宅於豫章

蒼嶺二龍

台州仙居縣在萬山中其巍然竦峙於西南者曰蒼嶺
東際溫西抵婺中分以南隸括蒼其崖谷之絕異林泉
之幽茂者咸萃於此循北趾而登當山之半窪而為二
潭相距三里深不可測有龍潛焉以旱禱者必應淳熙
十四年秋二浙苦旱詔下郡守令祇謁名山川以請雨
邑宰蘇光庭率士民齋宿於潭次高者嶮峭路絕非緣

石扳蘿而不可到乃持刺字效世俗通謁者投諸潭中
俄有物蜿蜒而出一黑一黃盤辟俯首意若相就方罄
折接之即躍而入遂迎止潭下之仰高亭設香茗果饌
侑以梵唄之音既訖禮夜漏未盡十刻星象燦然黎明
下嶺雲氣倏合雨亦隨至少霽復有雲自東南而上滂
沱三日一境霑足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先是蘇夜夢神
人云姓曹氏攜二小蛇跨溪而下縱之平田相次而升
其龍之色雲氣所從之方霽而復雨之狀皆與夢符獨

不悟曹神之說山居之老人言此潭舊名槽潭以其形似之也斯其是乎蘇念靈應之異欲後人永永敬事於是出捐公錢立屋十間與潭相嚮大修香火馬台州教授陸峻為記刻石蘇今通判無為軍以示予

黃教授後身

黃唐佐字堯臣福州人登紹興四年進士科紹興乙丑終於奉議郎某州教授其妻王氏悲痛不能釋明年二月夢之如生時與之語曰我已死在閩清縣藥山陳五君

家出世無用憶我覺以告從子相鄉尉楷楷曰楷知彼處有藥山但不審所謂陳五君者何等人且居何地當即往訪求既至果得其家先折簡致問五君不答楷具昨夢因依納謁乃報云吾兒婦以二月懷妊曾夢一官人來言身是黃教授今當為爾子茲覽來說彼此冥符其必有嘉證楷又申懇備至祈以誕子時切相報欲為他日問訊張本許之遂還逮十二月二十一日平旦陳婦生男五君名之曰萬頃字之曰夢應以顯厥祥且馳書

語楷楷亟往視之兒猶未滿月望楷入室迎面而笑及長讀書有聲淳熙甲午預鄉薦然蹭蹬二十年紹熙癸巳始擢第調興化尉其弟大猷書本末以示人

鼯鼠蟻虎

鼯鼠為郊牛孽書於春秋後來書傳鮮或紀載而十年以來吾鄉忽有之姓孫份家一黃牯在欄不食水草但定立不動往視之皮肉多剝缺成竅見兩鼠與常異其形絕小騰躍左右距牛被齧驅之不去搏之不得乃

徙於他處鼠復來凡三徙避之皆不免竟死兩角已穿
空肉亦垂盡僅存軀幹爾方牛遭害時似不覺痛唯極
痒蟻虎者有人自淮南得種來比白蟻之大三四倍放
入蠹柱中少頃蟻紛紛而墜腦上率有小竅纔半日空
羣無餘鄱陽人屋宇多用松困於蟻暴患無術可治惜
此虎之未多也是二物可謂創見而為人祥崇則殊不侔

桃源潭龍

德興巖巖山亘百餘里有三潭龍螭所藏其在桃源塢

者時現光怪頃歲一村嫗過之見異物如牛卧潭側鱗
甲熠熠每片如斗大其長天矯數丈許嫗狼狽奔歸尚
能為家人道所見即死淳熙中縣境苦旱民吳彥柔者
與妻素奉佛教親詣潭所焚香啟告曰天久不雨田禾
將槁乾願一施靈賜濟以甘澤於是旋繞四傍虔誦經
咒少焉一小青蛇出水面俄化為巨鯉久之又化為鮎
而首則蛇也悠洋自如吳祝曰若神龍能下雨救禾苗
當以家財建立祠廟於此使民俗永遠香火供事則又

露雙角屹然吳遽趨下未幾大雨傾注彌日方已闔境
賴以有秋吳不甚富才有田千畝乃三分之二以與兩
子而賣其一為工匠土木費廟成夫婦棄家徙居於門
躬執掃洒之役龍之靈日以詭異人或汲潭水寘盆中
小魚充溢不可計及還之於水盖無一鱗投紙錢者或
沉或浮俚俗言沉者神所受者也脫不當神意雖縋之
以石亦裂碎浮出吳妻至彼踰年端坐而逝吳獨處盜
乘虛竊其衣物持下山聞兩壯夫從後追逐叱曰此吳

居士物汝那得偷急送元處還之吾釋汝盜悔懼如其
戒自是無復有穿窬者紹熙癸丑大旱飢民入山掘蕨
根苦於無晨餐吳日煮米為粥以食之源源不絕憂不
能繼然所儲甫罄必有外人來助若有道之者竟畢其
事吳至今猶存里社稱為二十一翁

河東道人

建炎中錢公載蓋鎮長安有道人從河東來謁錢與之
有舊問其所以來之故曰吾本寓某縣比見風氣絕不

佳一邑人當有災殃甚劇若不捨去必死是時金患
方熾但意其為是而轉徙也後月餘得隣郡報彼縣白
日地陷居人盡沒錢嗟異其前知欲呼語之且將有所
遣會日暮至平旦乃招之店人言道入房正在店牆下
昨夜過半牆忽頽遂遭壓尸猶埋於土中俟申知官司
乃敢掘取耳錢大驚歎謂此人能知於前而不能審於
後豈冥數已定非智慮算度所可脫耶

錢氏鼠狼

錢仲本為大理評事日其僕以五百錢就市買一鼠狼
點而馴每於人手內取食戲擾於傍如素所蓄者嘗為
猫所偪欲加搏噬狼奮前迎攫之猫辟易而退自此不
敢復犯其捕鼠無論巨細近遠必追襲搏其穴擒之官
舍多以松板布地有為鼠所齧破而往來者輒亦深入
而搜取之數月之間羣輩掃跡殆絕隣居朱評事家僕
育數雞警視稍不謹中夜常為物登其背啄食但勃擲
作聲則已死他日專伺之乃鼠狼也僕乘間執殺之剥

其皮釘於壁錢氏失此驚物悼惜不已久之鼠暴如故

許大郎

許大郎者京師人世以鬻麵為業然僅能自贍至此老頗留意營理增磨坊三處買驢三四十頭市麥於外邑貪多務得無時少緩如是十數年家道日以昌盛駸駸致富矣每夕分命幹奴守直於磨傍其一小二者睡中間呼聲時明月穿牕厯厯可認起視兩畔蓋寂無一人久之聲益高諦聽之乃一驢探首於磨臍中作人語而

衆驢此際皆憩棧下元無在磨室者磨臍又窄不能容
畜首極異之不敢發問怖悚至旦走白主人曰怪物入
室不可復往許扣其故笑曰汝昏花妄言耳安有是物
吾當自驗之迨夜親往獨宿即聞呼大郎者三許起坐
咄之曰業畜作何等妖怪驢應曰也好休得了許又咄
之曰業畜住便住何消嚇人我不怕汝遂默默無影響
及明日諸磨皆中裂如截不可用自是生計浸衰許亦
死其子以好弓手應募為禁衛至孫經以班校換授得

官慶元初為饒信州都巡檢使

夷堅志戊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戊卷八

宋 洪邁 撰

許客還債

許元惠鄉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為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明日思之殊不能曉平常畜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為他人家物驅出之鴨盤旋憩於

傍墮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不至竟不知為誰氏者計其值恰三百錢

程迪功失目

樂平杭橋人程覺迪功字樂道平生勤苦讀書屢舉進士四試禮部不利再以特恩得州助教不拜值紹熙甲寅登極大霈入官慶元乙卯銓試中選調監鄂州酒既受命還家未半道宿旅舍中夜正睡間聞異響從右耳內起其聲如雷驚而寤黑暗已爆裂清汁流注滿席而

不甚痛到曉目遂枯即衆謂其夢寤中必有所見程不
為人言其異如此

陸道姑

陸道姑者金陵人自幼好誦佛出家百丈山為尼童後
還俗嫁夫有子夫出作商累歲無音耗姑寄子於所親
布裳草履獨往他邦訪覓遇一僧於路扣其所之具以
告僧曰汝夫亡久矣無用去姑且疑念業已在道前進
如初僧力强其還仍求行費姑所齋才三千畏其暴也

與之大半度前程無以自給亦回經一日復見僧僧曰
昨日餘錢宜悉贈我乃傾橐空之僧以所執扇為報曰
吾扇非常比遇病者就以揮之可不喫藥而愈遂辭去
過一家適聞其疫癘入扇之卧疾病者皆起甫出門僧
又在焉怒曰我教汝療人病不曾教汝療人命諸人患
疫皆天旨豈得違叱令還彼家反風扇之凡起者復仆
遂取元扇而留語曰此後只以手風扇之吐氣噓呵之
足矣既歸故里聾盲跛躄輻輳其居賴以愈者什七八

慶元元年九月來新安距城十餘里得石耳山旋闢石室以處聞其風者踵至日常數百德興士人余持國娶洪應賢女持國預壬子鄉貢賓客來賀迨冬不絕洪氏詣庖視饌墜而傷足筋攣不能伸醫治三歲弗效乃往訪姑姑望其至驩然與相接語曰娘子心地好當無苦餌以茶果飯食皆先取而呵之俄頃間起立如未嘗病者不假藥石緘灸謝以錢幣笑而不納持錢米為施者浸多別一余氏子出力幹緣將創佛屋自山下升其顛

扳緣險峻登陟極難而工徒運致木石若有神護富民
諸甲者始萌惡念欲往問難挫折之未至坐處視其側
有二龍蟠繞光赫儀狀可怖即悔懼作禮願捐錢百六
十萬刻佛像姑固却之不從姑曰果欲爾宜勿用婺源
湯匠朱素與湯善竟以受其徒踰月功畢集丁匠百輩
昇登山湯憤姑前言因犒飲霑醉出不遜語須臾疾風
四起飛沙走石昇者僵仆相屬彌日不克進自是外人
入謁夙非善良者望而知之厯道其平日操持不少隱

諱其年可五十許常云吾已立誓願滿十九年去矣未
知其究如何

呂九齡及第

平陽周秀才元名石臨應舉夢人告曰君其及第袖出
將來省榜示之遍閱始末無已姓名其人指九齡以示
之曰此是也既覺大以為不然而思索其義不能去心
忽幡然曰吾不應改姓姑取九齡二字為名或可應之
聞者頗嗤笑果於乾道八年黃定榜擢高科

湘鄉祥兆

王南强容之潭州湘鄉人元名午淳熙壬寅歲肄業於
嶽麓書院嘗與同舍小有競既而悔之謀欲更名以示
佩韋之義其兄弟皆連之字乃改曰容之且取寬柔以
教不報無道之說仍字南强癸卯春在書院待秋試其
兄為詣本縣投家保狀及試前數日將納卷而視縣所
解簿則單為王容方以為疑而兄至謂曰我今以適為
名汝不必二名徑已除去之字茲即汝也遂用此入試

是舉預薦甲辰省試畢聞兄亡而歸既到家報榜人至
既奏名矣舊師舒誼周仁來賀云二年前有術士來湘
鄉游縣學自言能相夫子像而知士人登科之多寡今
聖像開口而笑合主兩士登科如此舉只一人則後當
有繼之者去歲初春學長王仲淹汾叟親書桃符曰競
說素王顏有喜定知黃甲捷先通吾嘗思之王者君之
姓顏者容也實君之名素王者期喪之戚也黃甲捷先
通者今歲阻廷對後舉還試必居黃甲乃先通吉耗也

其說頗傳於士林乙巳春縣學補試王仁伯者易名顏遂中首選丙午之春舒周仁入府語南強曰王汾叟又書桃符更可怪者素王顏色津津喜黃甲科名鼎鼎來汾叟寓罷驚悟曰前年為南強作先兆今復為王仁伯作先兆邪吾獨以為不然是亦南強先識耳鼎鼎三名前也是歲王顏為解魁滿意巍級已乃下第南強果魁天下所謂術者不復至惜不記其鄉里姓名長沙古語嘗有駱駝背斷狀元出之謠駝背者山也其形似之在

州北正直水口其下曰麻潭皆巨石屹立淳熙七年牟
幼安作守創飛虎營廣辟衢陌許僧民得以石贖罪皆
鑿於潭中所取不勝計後帥林黃中又增益南街取石
愈多迨丙午之夏駝背中斷為兩不一歲而南強應之
桃符證應已載於癸志此得南強筆示本末始知前記
班班得其粗要為未盡故再紀於此而癸志既刊於麻
沙書坊不可芟去矣

仰山行宮

王南強以淳熙十年暮冬自長沙赴省試過袁州禱於
仰山行宮是夜宿州東新市村邸夢入歌玉樓春詞曰
玉堂此去香風暖正飛絮馬前撩亂姮娥剪就綠雲衣待
來到蟾宮與換才半闋既止又一人白衣乘馬自遠來
到王傍下馬揖王立談曰今早承訪及遂復騎而去王
自送之半里許別有過王者曰此乃仰山廟裏人也聳
然驚寤蓋神君之像正着白道服明年王奏名以兄計
急還未獲廷對亦驗一曲弗竟之意矣十四年正月赴

殿試至袁申禱夢與友孫君同飲於廬溪市孫曰爾飲
酒與我同做第二人却不與我同王曰吾固未嘗以第
二自期也孫遽曰但願爾作狀元遂覺廟廡下有一偶
像戴僧帽謂之應夢道者孫君生而禿全類僧顏狀故
神假其人以告云紹熙元年春王赴鎮東簽幙過謁廟
且具牲酒祭謝於獻亭夢神君飲其上揖使居賓位坐
客數人陰風肅然昏暗如暮夜仍不設燈燭陡覺毛髮
竦浙莫能辨同席者為誰聞殿上厲聲言來何遲未及

答而曰儘快儘快恍惚而寤蓋王當以去年四月之官因家故稽留愆期旬月乃得上然涖職才兩月即召入館此遲快兩語之證也

黃戴二士

莆田士人黃裳字伯華與其友戴松皆以紹興乙卯某月某日寅時生並居郡中少相善既壯為學皆著稱有客工論命二士共邀之使分別優劣客厯問家世平生然後斷之曰二命大略相似但黃君是正寅時戴君得

寅氣淺當是丑末其發跡當在後退而告人曰品格皆絕低黃雖勝之亦不足道也既而戴但預薦年不滿五十不第而卒黃入太學登合選淳熙壬寅得免省還閩守年聞戴死懼甚福唐黃司業定為潮陽守往訪之飲酒無筭中夜感風淫之疾而甲辰廷試期已迫強舁病詣郡鄉人為賂邏卒及閤者容其跛曳三四人掖之造廷及唱名亦如之雖幸列於四甲竟不可參選乃求岳祠以歸歲滿無痊意凡三任而終年止五十八是雖登

科食祿視戴布衣早沒為不侔然一紀殘廢與死為隣
真不足道也

雷震鷄

慶元二年六月八日饒州大雷震霆雙港巡檢營兵張
發家先育一雄雞本志將以償龍堂三牲願者是日遭
雷擊初斷其足乃自頭至尾中裂之雞之獲罪於神明
無由可問然震雷輕用其威亦淺矣

許子交

許子交者南康大庾游術寒士也乾道八年謁寶積寺僧因留宿時有醫士劉大用適在寺寢於門房許居法堂上半夜連發聲驚魘劉出呼之僧亦來許乃蘇起語人曰為一物甚重登床壓吾腹體冷如冰暗中略不見有手足吾困不能支聞諸君踵至始捨去僧云此乃寺後山下一巨石每出現光怪為人害無有宿客得安眠者以其質幹頑重未易除徙故置之不問許坐而達明急辭出自是不敢復至或曰石妖如此非鑿破其稜角

他日將復為孽僧以無力辭而止

解俊保義

保義郎解俊者故荆南統制孫也乾道七年為南安軍
指使有過客且至郡守將往寶積寺迎之俊主其供張
日暮客不至因留宿方初更燭未滅一女子忽來進趨
媚冶貌甚華豔俊半醉出微詞挑之欣然笑曰我所以
來正欲相就結綢繆之好爾遂升榻問其姓氏居止曰
勿多言只在寺後住汝明夕尚能抵此否俊尤喜曰謹

奉戒自是無日不來仍從寺僧借一室為久寓計經月
餘僧弗以為疑外人固無知者時以金銀釵珥為贈俊
既獲麗質又得美財歡愜過望謂之曰吾未曾授室欲
憑媒妁往汝家以禮幣娶汝何如曰吾父官頗崇安肯
以汝為壻但如是相從足矣俊信為誠然而氣幹日阨
瘠初貨藥人劉大用與之游居亦訝之俊不以告嘗兩
人同出郭遇遮道賣符水者引劉耳語曰彼官人何得
挾殤亡鬼自隨不過三月死矣劉語俊俊初尚抵諱既

而驚悟曰彼何由知必有異便拉劉訪之旅邸其人笑
曰官員肯尋我邪不然幾壞性命留使同邸異室而顧
劉與之共處燃紙符十餘道使俊吞之劉密窺之見其
作法麾訶之狀二更後聞門外女子哭聲三更乃寂明
旦俊辭去戒令勿復再往寺中諸僧後知其事曰寺之
左右素無妖魅之屬惟昔年邵宏淵太尉謫官時喪一
笄女葬於後牆之外必此也自是遂常出為僧患僧甚
苦之遣僕詣武陵白邵請改葬邵許之乃瘞於北門外

五里田側復出擾居者又徙於深山其鬼始絕甲志所
記張太守女在南安嘉祐寺為厲以惑解潛之孫與此
大相似兩者相去十三年又皆解氏子疑只一事傳
聞異辭而劉醫云親見之當更質諸彼間人也

龍陽章令

鼎州龍陽縣經寇攘之餘井邑蕭條居民希少令丞官
舍妖異出沒至於白晝顯形慶元元年吳人章君來為令
視事未幾便若有所染着每日退廳後必命吏陳設堂

西偏一室施重簾複幕望之絕暗不使人輒窺且具兩人箸饌而不見客入但聞語笑融怡遇酒炙至則自出取之迨暮乃已妻子問之不對神貌日以枯索及冬而殂既殮殮日廢卒夢其來令韃馬告以鞭在宅堂不可得章曰我自取之是夕一家人悉夢其入房自攜鞭而去明旦所養馬無故而死鞭失所在章之子不忍剥馬使埋於園內俄而亦出為怪繞縣舍四傍嘶鳴跳躍一切之物無有不示變異章氏既行子姪孫儼作丞素抱

血疾自是益甚夜夜遭祟魅扣擊門戶婦勸徙居未暇
聽次年二月竟不起

夷堅志戊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卷九

宋 洪邁 撰

同州白蛇

同州自元符以後常有妖物出為入害皆言白蛇之精
官民多被禍至於郡守亦時隕於怪中知之者不敢以
作牧為請政和間宰相之壻某必欲得之蓋貪俸入優厚
之故相君諭之曰馮翊妖蛇甚惡無以身試禍壻意不

可抑竟拜命往焉交印之三日大張樂會官僚忽顧諸
倡曰我方視事置宴汝曹當華飾展慶顧乃着白衣何
也倡知其故不敢答宴罷即病明日詢於客將對曰使
君得非乍到眼眩妄有所覩邪實無此人其家走騎報
於相君相君白於徽宗詔虛靜張天師往治至則壻不
知所之矣到郡纔十日張召內外諸神問蛇所在皆莫
對繼呼城隍扣之亦辭曰不知張怒責甚峻敕陰兵行
箠楚毒備極訴云彼物之靈上與天通言脫於口大

禍立至張曰吾之法力誅之有餘今但欲得其窟穴汝若不告當先受戮於是神俯首密白其處張擇日詣之去穴三里結壇五層其廣數十丈壇成悉集一城吏民使居於其上而領衆道士作法初飛一白符寂然無聞次飛赤符繼以黃符良久風雲勃興雷電四起青氛黑烟蔽滿山谷見者危懼少頃烟散張持法如初俄白氣溺於天際或黃或紫如是者四五變壇上人盡顛仆怖哭立待吞噬張使人人口銜土一塊以禦邪沴遣取州

印置前語衆曰白蛇之神盡於是矣必將自出如越過五壇雖吾亦不復有生理苟不吾敵則止於三層邪不勝正此邦當無憂也已而烈火從穴中發漸及壇側大蛇呀然張口勢欲吞壇矯首僚空高出望表迤邐且近引其身繞下層四五匝張左手執州印右手執玉印端立對之蛇縮栗挫沮進退不可軀幹漸低摧若為一山所壓衝第三級而止即飛劍殺之其後累累而出小者猶如柱幾數萬條張曰首惡盖牝者種類實繁此難悉

誅然亦不可恕擇其為孽者去之足矣顧父老壯勇者
解所齎刀劍斬其如柱如楹者二十餘條皆為法力所
束帖帖受劍自餘以符付神將驅出外境又數日率郡民
視其穴有石床正中蓋其蟠憩之處白骨山積皆前後
所啖食之人臭聞百里經月方息虛靜為漢天師三十
代孫平生不娶京師將亂潛出城還鄉尸解復隱於我
眉山蜀人或見之天師嫡派遂絕今以族人紹厥後云

蔡京孫婦

宣和二年太師蔡京府有奇祟染着其孫婦每以黃昏時艷裝盛服端坐戶外若有所待已則入房昵昵與人語歡笑徹旦然後昏困熟睡視骨肉如胡越然飲食盡廢蔡甚憂恚招寶錄宮道士治之及京城名術道流前後數十輩皆痛遭折辱狼狽乞命而退時張虛靜在京師密奏召之財及堂上鬼嘯於梁張曰此妖怪力絕大蓋生於混沌初分之際恐未易遽除容以兩日密行法若不能去決非同輩所能施功吾亦未如之何矣蔡問

所欲何物但令辦香花茶果他一切弗用三日後詣蔡府坐未定有大飛石自梁而墜幾敗張面俄梁上一物如猿猴笑謂張曰都下法師無數並出手不得汝何等小鬼敢來相抗張弗顧但焚香作法猴忽自左手第一指出火下燒灼之張凝然不動就火中加持良久而滅又自第二指出火如初五指既徧復用右手暨兩眼最後舉體發烈焰滿堂熾然不可嚮邇張略無所傷喜曰崇技止爾叱之使下縮栗震懾張納諸袖中將起蔡曰

可使其形大乎曰大則首在空中慮不無驚怖蔡固欲驗之乃出而再叱聲未絕口已高數十丈蔡懼請急收之遂復故形蔡諭使致誅不可曰此妖上通於天殺之將有大禍今竄之海外如人間之沙門島永無還期譴罰如是足矣遂捨去孫婦即日平愈時此老七十四歲稔惡誤國家禍將及矣故變異如是

海鹽巨鯢

紹興二十年四月秀州海鹽縣並海之民未晚將趨縣

忽聞海中歌謳之聲譙沸盈耳驚而東望遙覩大舟從
洋波間來皆竚立凝俟稍近見大蝦數十枚各長丈許
策翼兩傍隨之而進頃刻抵岸則元非舟艦羣蝦亦散
但一巨鰐困閣沙上時時揚鬣撥刺巍然而高殆與縣
鼓樓等長百丈不啻額上有竅徑尺其中空傾邑傳聞
爭來聚觀接踵於道以為怪物不敢輒犯經日始有架
梯躡其背者久而知無他異競鬻其肉又兩日尚能掉
尾轉動遭壓死者十人或疑為謫龍雖得肉弗敢食一

無賴子先煮嘗之云極珍美於是厥價斗貴至持入州城每斤為錢二百涉旬乃盡吾鄉祝次騫時為縣宰命取其目睛大如桃光采可鑑儼然雙明珠也凡數日水滴盡而枯頷骨長二丈五尺縣後溪闊二丈祝遣人輿致用以為梁每脊一節堪作臼搗米祝之宗人在彼攜數臼以歸至今猶存識者謂鰕居京淵中必嘗為人害故神明誅之云祝長子東老時年十一歲親見之甲志所書漳浦崇照場大魚正此類也

董漢州孫女

董賓卿字仲臣饒州德興人娶於同縣祝氏紹興初為漢州守卒於官其家不能遽歸暫寓蜀道長子元廣亦娶於祝既除服調房州竹山令妻生三女而死元廣再娶一武人之室秩滿挈家東下與蜀客呂使君不欲者方舟偕行日夕還往相與如骨肉繼室微有姿色性頗蕩元廣到臨安亦死呂陽示高義攜其孥復西遂據以為外婦蓄之郾縣而三女不知存亡矣祝次騫以兩世

宗姻之故痛惻不去心屢囑鄉人制帥王恭簡公訪求之杳不聞問乾道初祝知嘉州就除利路運使正與呂為代惡其人不俟合符先期解印去歲在丙戌其子震亨東老攝四川總屬受檄來成都塗經左綿吳侯仲廣待制為綿守開宴延之倡優畢集一妓立於戶椽傍姿態恬雅不類流輩東老注目詢隊魁曰彼何人曰官人喜之邪曰不然吾以其不似汝曹故疑異而問耳魁曰是薛情也未暇應吳適舉杯相屬辭以不能飲吳責隊

魁必使勸酬魁笑曰若欲總幹飲盡非薛情不可吳亦解顏曰素識其人乎曰前者未嘗到大府何由與此曹款接但見其標格如野鶴在雞羣度非箇中人所以扣諸其長無他意也吳即令侍席因密諭之曰汝定不是風塵中物安得在此始猶羞澁弗語久乃言我本好人家兒女父祖皆作官不幸失身辱境只是前生業債今世負償夫復何說東老矍然有感曰汝祖汝父非漢州知州竹山知縣乎情驚泣曰吾官如何得知東老曰汝

母姓祝乎乃我姑也吾聞汝母子流落尋覓每年不謂邂逅於此又厯道所從來乃知昨為繼母鬻於薛媼得錢七十千今在籍歲餘矣語竟不覺墮淚一坐傾駭爭致問東老曰其話甚長茲未可以立談盡他日當言之酒罷歸館舍翌日情偕行母來吳守亦至因備述本末丐為除籍吳曰此易爾事竟如何曰正有望於公其人於震亨為表妹必嫁之當以此行所得諸臺及諸郡餉贖為資送費今且託之於令人所吳笑曰天下義事豈

應一人獨擅吾當以二十萬錢助之東老遂往成都越一月復還合所得為五十萬悉付備吳喜曰已為擇一佳壻即嫁之矣壻姓史失其名次年預鄉薦又物色其兄弟所在運使皆賙以生理漢州之後賴以不絕

嘉州江中鏡

嘉州漁人王甲者世世以捕魚為業家於江上每日與其妻子棹小舟往來數里間網罟所得僅足以給食他日見一物蕩漾水底其形如日光采赫然射人漫布網

下取即得之乃古銅鏡一枚徑圓八寸許亦有瑇瑁
刻固不能識也持歸家因此生計浸豐不假經營而錢
自至越兩歲如天運鬼輸盈塞敗屋幾滿室萬緡王無
所用之翻以多為患與妻謀曰我家從父祖以來漁釣
為活極不過日得百錢自獲寶鏡以來何啻千倍念本
何人而暴富乃爾無勞受福天必殃之我惡衣惡食錢
多何用懼此鏡不應久留不如攜詣峨眉白水禪寺
獻於聖前永為佛供妻以為然於是沐浴齋戒卜日入

寺為長老說因依盛具美饌延堂僧皆有襯施而出鏡授之長老言此天下之至寶也神明靳之吾何敢輒預檀越謹置諸三寶前作禮而去可也王既下山長老密喚巧匠寫倣形模別鑄其一造成與真者無小異乘夜易取而藏之王之貲貨日削初無橫費若遭巨盜輦竊而去者又兩歲貧困如初夫婦歸咎於棄鏡復往白水拜主僧輸以故情異返元物僧曰君知向時吾不輒預之意乎今日之來理之必至吾為出家子視色身非已

有況於外物邪常憂落姦偷手中無以藉口茲得全而
歸吾又何惜王遂以鏡還不覺其賈也鏡雖存而貧自
若僧之衣鉢充牣買祠部牒度童奴數溢三百聞者盡
證元鏡在僧所提點刑獄使者建臺於漢嘉貧人也認
為奇貨命健吏從僧逼索不肯付羅致之獄用楚掠就
死使者藉其貲空無貯儲蓋入獄之初為親信行者席
卷而隱知僧已死穿山谷徑路擬向黎州到溪頭值神
人金甲持戟長身甚武叱曰還我寶鏡行者不顧疾走

投林未百步一猛虎張口奮迅來若將搏噬始顫懼探懷擲鏡而竄久乃還寺為其儔侶言之後不知所在鏡所隱沒亦足為富矣隆興元年祝東老泛舟嘉陵逢王生自說其事時年六十餘

黃師憲嘉兆

林開三命世俗日者多託其書以自銜然初未覩厥真也宣和間其人在京師莆田黃至一靜以太學上舍登科秘書省正字嘗邀之論命長子方韶黜立於傍亦漫

令談休咎林曰此兄科名遠勝君至究竟處但只相似耳其後至一終於朝奉郎長子者師憲也狀元及第然亦至郎官而止師憲初發鄉舉時以紹興五年試南宮既出院夢題院門曰依舊家山萬里重新場室三年是歲本中優選以誤用韻榜罷八年遂冠省闈以無廷對擢居正奏第一先是其伯父夢神人告曰君家有此雙名士天下流傳第一人又隣人王氏夢其居挂金書榜曰狀元坊自謂子孫必應兆每誇語於里閭久而益貧

遂貸於黃氏不數年師憲捷書來初命名時蓋慕東漢
隱君子鼻祖叔度之為人已而年壽纔止於四十八與
叔度同

胡邦衡詩識

黃師憲魁省闈時胡邦衡以樞密院編修官黜檢試卷
得其程文黃袖啟謝之有欲治之主不世出大名之下
難久居之語胡雖賞其駢儷精切而訝難久居之句為
不祥後胡獲罪來福州黃致子魚紅酒為餉胡報以詩

曰盈尺子魚來丙穴一瓶女酒敵新州自言以子對女
丙對新為工蓋新興酒絕佳閩人重之故形於詩句未
幾胡再謫新州黃亦不至達官所謂難久之詞皆先識
也

雷斧

黃水永泳莆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正晝
雲雨晦冥雷震轟轟繞柱穿屋壁而過家人意其驚怖
爭出尋之元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三寸非

鉄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誤墮者諸人傳
翫未已黃持入藏之雷復至似訪其物不可取俄頃開
霽宣和間黃以童子入京蒙召對賜五經及第仕止郢
州通判斧至今存

夷堅志戊戌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戊卷十

宋 洪邁 撰

宋都相翁

長安李履中復以元豐元年十月將適淮楚維舟於宋
都城下旁有他舟舟中一客如世俗道人者李熟視之
見其面目光徹目中白輪如十歲小兒五色微碧是時
天晦微雪水風甚寒但披破布紙裘草履不襪膚體不

起粟神全氣充越兩日不見飲食疑其收陽內養而有
所得也呼問其舟人云十餘年間三次來附載顏貌不
改唯蓄藥一大瓢更無他物遇泊舟則攜瓢入市晚則
醉歸不知所貨何藥但聞能知人過去未來事無一語
失因此稱為相翁李遂召之凡三召方至與坐問其姓
笑曰君問甚姓乃扣其攝生之法再三始言曰無用求
人無以與人多花早落天藏其明謂李請謹行之旋飲
以酒稍欸熟又詢其人倫之學即曰氣真神靈可見鬼

神紙上糟粕翳目枯精君來年得官銓選八年改官預
錢穀軍旅者二十五年因論事得對為郎官又為主計
官當權者遷怒枉退閒十餘載晚悟性命之理方客談
話之次時時囁嚅於口吻間不可辨李默測其有異於
人因告曰使予於性命之理脫然有得子或肯來訪掃
室共醉以盡平生豈不樂哉將行請記其事李亦酒酣
漫錄以贈之後不知再見與否李果以次年時彥榜登
第所說升沉禍福多驗官至中大夫集英殿修撰

金谷戶部符

金堪湖州安吉人初名谷淳熙庚子入州學義勝齋當
元夕諸生盡告假出游金獨坐讀書夜半就寢夢在家
居燕坐見一皂衣若縣胥者揖庭下持片紙前白曰有
引追秀才上供折帛形容蹇倨且含怒也取視之字絕
草不可辨愠其追呼無禮率爾答之曰我自有尚書戶
部符在此汝何為者回顧坐右書案間文帖叢沓果得
符即出以示皂衣悚謝而退明日以告同舍生皆莫曉

江陰何滾適在學為釋之曰科舉屬禮部銓選屬吏部
今云戶部而轉運司實隸之得非諷吾人營漕臺牒試
乎金欣然經營半歲餘既而謀不諧只就鄉舉榜未揭
數日前又夢到一都會過大石橋前有甲第一區垂楊
夾道門觀華赫頗似政府正行橋上遇報榜四輩踉蹌
而來曰金堪得夢中應之曰我自名谷今既以堪名漢
有張堪吾當改字為張仲矣遂寢及榜出乃不利念二
夢俱不然殆進取未如意為鬼神所戲罔至於癸卯復

赴舉沉思故夢往來厥心將更名又未決往禱祠山廟
乞籤籤曰因借吹噓送上天庥官榮爵驗前緣音書千
里無邀阻那更相逢八月邊遂以堪名納卷得預計籍
甲辰省試以正月九日與諸人詣貢院觀宣押考試官
而王宣子以戶部尚書知貢舉躍如有會於衷料四年
前部符之兆其應不疑果登第再調為復州推官

余程守婚約

余元量初妻張氏既沒一年淳熙甲午之春再議同縣

何衝程氏女既問名結約擇日納采而為讒口所間罷不成數月之後兩家皆息意矣余別有所議未堅定也夜夢舊先生董守約來持白狀紙一通示之問何書曰此命月日也遽展視見當中大書一程字其傍小字數千如蠅頭未暇閱讀而董掣去之曰所欲報汝只此無用盡觀遂寤明日詣董言夢董於是事初無所預又平生未嘗與人作媒妁指為荒忽杳茫之談但相對一笑而已既而成姻復尋盟始悟守約者若令守舊約也神

假其名以曉人云小字者疑紀其一生休咎故不使得見耳

程氏買冠

浮梁臧灣士人臧慶祖娶妻程氏恩義甚篤程年不及三十而亡臧念之弗替每日上膳靈几必自設匕箸於側與相對飲饌夜則寢其幄室雖葬畢亦然嘗往田舍收租祝之曰我今出西莊暫捨汝去勢須留一月已戒某妾謹潔供羞矣無用戚戚遂行有商客從臨川來尋

常以篋領釵珥就灣中販鬻者是時到其家程在簾下
呼問有何物具以名色對取而視之擇買魚枕冠一頂
曰要錢幾何曰千五百程曰每年買爾物物有所直何
必索價償七百可乎客初未肯為市徐念往來此地歲
久人情習誼不應校即留冠受直暮還旅店就主人語
歎幹運之難曰今日趨走營營只是臧孺人宅賣得一
冠耳交易費力消折本錢去住無門將若何而可主人
言爾且慢說本利爾定見鬼彼家孺人已沒人口至少

那得更更有婦女尚買冠子客意貌惶擾拊腰間布囊摸
所貯頓覺怯薄出而觀之錢形固在而絕輕投諸溝水
無聲且浮而不沉極驚異亟再至臧宅審正晝語言處
儼然如初一妾出扣所以至客以事告妾曰吾娘子下
世只我與兩箇小兒共處誰買汝冠豈誤邪客猶不深
信請入堂訪索見元冠在靈席上悚愕而退汗下如雨
返視水中錢成爛楮矣

回香院雞

景德鎮管下有小剎名為回香院紹熙中山主育一黃
牝雞不蓄雄僧老而饒但異日得一卵以供饌耳天將
曉必躬持米一勺水一器飼諸冊中始從之出幾兩歲
久益以肥澤當秋夕僧夢婦人着黃衫泣拜床下斂袂
請曰老新婦欠院家錢逐日漸還了餘欠只七錢乞放
此身去於慈悲寬捨之恩不可勝言矣覺而忘之至曉
如常時以水米至冊則雞已僵死僧咨惜不已令童奴
攜置後牆上擬俟晨餐罷燐煮以備不時之客若無客

不妨飽飫俄二丐者來覓飯僧曰恰淘米欲炊恐難以待丐指雞欲買僧靳之未遽從丐曰此雞或是喫毒蟲得病既已暴死不宜留幸有見錢七文願付我使暫一知肉味亦師之賜也乃許之度其必無所酬丐探篋中唯存七錢自見尤責曰早來方收拾得七十錢穿得一串藏護甚謹此外又求化得此七錢不在數內今而失之真不可曉僧猛省夕夢命取雞去而用所償七錢付小僕使為撞鐘拔度予謂雞化為媼婦見夢乞命或稱

別去者多矣諸志亦屢有之此段乃有丐者一節映帶
為助特覺新奇也

蕪湖王氏癡女

臨川王氏支派有散居蕪湖者生計贍足其一無嗣而
亡有女及嫁而心識不慧不可外適訪得族姑嫁劉知
縣者贅寓鄱陽子未娶年時相伴且故為中表其母遣
媒幣往來平章之既成婚贅劉子於家所挾奩具甚厚
姑挈累繼往王氏月給錢米以奉之女雖不諳曉人事

而憑仗婢媵晨昏定省亦於禮無違居之三年劉之家
貲在饒者為惡壻所蕩至售其妻為人侍妾劉母因求
還整葺生涯且營錢贖厥女劉子留連浸久不復有東
下意王女信趣之似嫌其癡積歲託故王無以為依快
快而死劉遂別娶婦而中心常若有負者慶元二年忽
生疽於背始猶飲酒食肉自若瘡日劇母年將九十泣
守其傍劉略不顧接亦不與他人語但時時悲叫曰姐
姐少緩我容我相隨去莫苦我醫巫在前莫知為何等

崇孽唯母憂之病逾月竟不起王順伯視其母為姑為
區處其後事且捐俸濟之僅苟且而已

梁執中

鄂州將官梁執中不知何許人紹熙元年六月在公廨
晝寢夢故人崔子明者來相見雖夢寐恍惚而知其已
死凡語言應酬間以謔笑只如生時久之乃問曰君今
應在冥間不審作何執事曰吾之所掌世人生死文簿
也梁曰然則我之脩短君必知之曰固然曰試為吾檢

看庶可一觀獲知前程所屆崔曰無傷也命吏即檢索
俄持簿至崔繙閱再三且注目細誦不以示梁亟掩之
問其故曰不須得看祈扣備至始言曰君之壽纔得五
十四歲零十三箇月半耳以其不甚永遠故不欲奉告遂
揖而別梁覺而省憶密書於策其生也歲在己未二月
三日是歲庚戌五十二年矣以來日苦無多頗不樂然
亦不以為異後三年二月得疾殊不佳告家人曰病勢
如此料必如昔夢是月十六日果卒蓋已挂五十五歲

比冥數衍其一又閱正月并二月之半所謂十三箇月半者此焉

朱南功

朱南功字元勸湖州安吉人自幼嗜書博覽強記目之所歷意之所會皆手自抄寫諸子百家之書摘奇會粹名曰筆耕曰諸子粹言紹興丙子歲始預州貢既而退黜不偶常客於諸公貴人之門趙公碩彥膚與為友朋既持閩使節招致於館舍論心莫逆淳熙甲辰三月就

舉試先兩月方從閩歸平生所作文多不涉舉業畦徑
正月至臨安寓修文巷邸道陌過枉不與流輩往還滿
意焚舟一戰以償夙志省試罷一夕夢大神金甲煌煌
儀矩甚偉持黑牌入室其上惟大書福字挂於壁初時
絕明白須臾更隱滅與牌俱黑遂寤意以神告福字為
嘉祥稍語所善者或疑字滅於黑當不得大佳已而下
第勉應特恩又入第五等授福州助教時已六十三歲
不可納救乃拜命未幾而卒

李汪二公卜相

李仲永赴致和戊戌廷對罷卜者某人云君必居魁甲
全與黃裳狀元等既而曰恰所言小誤黃公入乾元祖
土格君乃坤元祖土差不及之然故不失十名前也及
唱第名在第七紹興乙卯臨安有相士曳一牌長三尺
題云尋今年狀元汪聖錫省試罷與同輩十餘在茶肆
士熟睨戶外趨而入注視汪不瞬目起執其手曰吾求
大魁久矣乃在此邪訪館寓所在隨以往丐一紙書其

事且曰吾言不妄當與我五萬錢汪弗許同舍勸勉於是為之書士置其牌於汪館曰吾從今不復出指日俟捷耳汪是歲省闈第九繼冠多士如其言

胡畫工

浮梁畫工胡一居於縣市其技素平平邑人葺城隍祠付以錢使繪門衛二神胡生嫵所得之微視其直斟酌但作水墨而已衣冠畧不設夜夢二巨人長七尺儀貌雄偉而衣裝極敝惡謂曰我二人蒙君力獲所依憑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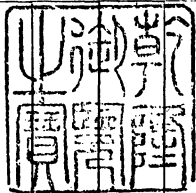
受香火獨恨被服不如法式不為人所禮願君復加藻飾必有以報使技日進而名益彰夢中恍惚許之矣覺而未暇研究經旬日因過彼處遙望兩像宛如故知瞿然悚悟即日買金箔五采自施工藝繪黃金甲執金鉞冠帶整嚴見者悉加瞻敬而不以夢告人復夢其來威容凜凜服與貌稱感謝至再三自是胡日以稱遂求者接踵至於嫁女文繡只以畫代之里巷遭疫癘無一家不病胡氏獨免或疑為挾他術始道所遇紹興中事胡

氏已死神像尚存

凌二賭博

浮梁西村民凌二世世農業翁之次子小二者獨嗜賭博雖日撻不悛遇一客言能卜筮以一神像畫卷并一香爐自隨每事必祝凌子往扣某日勝負客曰今夕勝五百錢盈數即止不可過也已而詣山寺從其徒夜賭博果得錢如數默念此戲不可不求援於神即再謁客致謝而舉所贏買酒縱飲伺客醉卧負其兩物客歸不敢

訪尋狼狽而去凌敬其所奉動輒如意因設誓俟滿五百千當整治生涯不復仍舊習凡數年貯儲過半而二親繼亡殯葬之費於是乎出為之蕩然又積之四百千而一子與人鬪人自戕厥母以為此子殺之拘鞠囹圄盡耗其資乃獲明白迄於三既及四十八萬矣一夕遭火悉為煨燼是時凌年過五十無復可營既死其別子差能自立嘗為毒蛇齧右手自斷其臂得不死今猶在云



夷堅志戊卷十